

小桥老树 著

巴国侯氏

有史以来销量第一的系列社会小说

侯卫东、侯海洋、张小佳、郭兰、李晶、刘坤，他们的传奇仍在书中继续……

“我没有家底。他暗自焦急，不停地滴着汗珠。

小道卫东时有没落家庭的情结，他心烦意乱地在走廊上，十道上挂满了熟悉的脚步声。华灯小径走进草丛，保卫东惊恐地猛烈抱住，寒风从她身上掠过，她颤声道：“时间这么宝贵，你怎么能迟到？”

“我是好孩子，天生有见到的权利。”

小佳仰头迎接着侯东暴雨般的雨伞，气喘吁吁地解释道：“稻草一直在哭，我费了好大劲才把它堵住。”

稻草是小佳的室友，毕业分配利益均是师大工学院五分之一配到湖北省的一家国营企业，两地相隔数千里。当分配结果出来后，稻草就意识到公平不可避免。

小桥老树 著

巴国侯氏

有史以来销量第一的系列社会小说

侯卫东、侯海洋、张小佳、郭兰、李晶、刘坤，他们的传奇仍在书中继续……

中国城市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巴国侯氏 / 小桥老树著 . -- 北京 : 中国城市出版社 , 2013.11
ISBN 978-7-5074-2892-6
I . ①巴 … II . ①小 … III .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81454 号

策划 读客图书

版权 读客图书

责任 编辑 张礼庆

特 约 编辑 读客程峰 读客许姗姗

责任技术编辑 张建军

封面设计 读客罗远生

出版发行 中国城市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广安门南街甲 30 号 (邮编 : 100053)

网 址 www.citypress.cn

总编室电话 (010) 68171928

总编室信箱 citypress@sina.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盛兰兄弟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字 数 270 千 印 张 19.5

开 本 680 × 990 (毫米) 1/16

版 次 2014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9.9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 请致电 010-85866447 (免费更换, 邮寄到付)

目录

第一章 侯氏双杰—— 侯卫东和侯海洋的相逢 /1

“卫东，先介绍一位陌生的老朋友，侯海洋，茂东巴山县城关镇党委副书记。”在比较私密的环境里，宁玥便将公共场所的“侯市长”变成了“卫东”。

沙州市在岭西省排行第三，实力远超茂东市。茂东市下辖县的一位城关镇党委副书记与沙州市长的政治地位相差甚远，能在一起喝茶，肯定非亲即故。

侯卫东与侯海洋握了手，道：“在岭西，侯氏有好几支，其中一支出自茂东。长辈说起过，我们家就出自茂东，五百年前肯定是一家。”

第二章 到省委党校学习 /30

4月4日，侯卫东带着秘书晏春平前往省委党校。

晏春平经过这两年的历练，言谈举止都打上了秘书的烙印，消解掉初进市政府时装腔作势的青涩，颇有几分杜兵的味道。或者说，侯卫东喜欢手下人是某个样子，杜兵和晏春平便照着其希望慢慢改变。只不过这两任秘书在性格上还略有差别，相较而言，杜兵更像是正规军，排兵布阵是拉开架势，中规中矩；晏春平深受父亲晏道理影响，脑袋瓜子里有不少小九九，排兵布阵则喜欢绕开战阵，改用偷袭、设伏之计。

第三章 临危受命，负责“非典”防治工作 /61

宁玥坐在餐桌旁出神，见到侯卫东上楼，便道：“卫东，这一次要给你加任务了，事情有难度，很复杂，你得有心理准备。”

侯卫东道：“宁市长有什么事尽管吩咐。”

宁玥轻言细语地道：“姬市长受了重伤，防非领导小组办公室就由你来兼任，有问题吗？”

第四章 收拾前任防非工作的烂摊子 / 92

许庆蓉离开以后，侯卫东站了起来，抱着双臂，神情严肃地在窗前来回踱步。

他没有料到沙州市防非工作的前期准备工作有如此多的疏漏，应该买的设备没有买，应该建的隔离点没有建，应该有的人员没有配齐，应该有的思想和组织动员一片空白。他将“四个应该”在脑中梳理一遍，决定要将自己的真实看法与宁玥交流沟通，这样更有利于防非工作。

第五章 防治工作全面升级 / 121

沙州，夜晚八点，召开了防非办紧急会议。这一次紧急会议的规格很高，沙州四大班子全部参加了此次会议。晚上十点钟，会议即将结束，朱民生冷脸冷面，食指朝天不停地晃动，声色俱厉地道：“省纪委高书记明确表态，‘非典’是试金石，谁是英雄谁是狗熊，谁真正具有先进性，都将在试金石面前原形毕露。我希望在座诸位都不要当狗熊，希望明年在这个会场上能看到大家的身影。”

第六章 建隔离点引发群体事件 / 149

一家人高高兴兴地吃饭时，侯卫东的手机响了起来。电话里传来晏春平急切的声音：“侯市长，城郊林安村疑似病例观察点被林安村民堵住，他们情绪激动，砸烂医院大门，推倒围墙，前来劝阻的当地干部被打伤多人。”

侯卫东心里咯噔一下，隐隐的担心居然成了现实，道：“现场有多少村民？”

“五六十人，情绪激动。西城分局民警赶到了现场，双方对峙。”

第七章 沙州市出现第一例“非典” / 178

沙州马家兄妹具备“非典”的所有特征，加上调查大队提供的准确情况，所有专家都一致认定：马家兄妹为“非典”确诊病人。

沙州市正式确诊了第一例、第二例“非典”病人。

得到了正式结论，侯卫东心里五味杂陈。

第八章 “非典”病例引省委检查组调查 /209

侯卫东见宁玥主动提起此事，就问：“检查组有什么看法？”

宁玥摇了摇头，道：“陈主任嘴巴紧，什么都没有说，只是讲要如实汇报。虽然防非办工作出色，你也要有思想准备，我有些担心。”

侯卫东回想起陈再喜高深莫测的神情，一时也无法判断出到底是什么结果，他自嘲道：“事已至此，现在想这些没有用，唯一能做的事就是把‘非典’工作抓好。”

第九章 被困隔离区 /240

接到市委书记朱民生的电话，侯卫东报告道：“朱书记，现在隔离区里师生们情绪稳定，我会和师生一起度过14天的隔离期。”

朱民生万万没有想到侯卫东会被困在隔离区，不过这件坏事也变成了好事，有侯卫东在隔离区里面坐镇指挥，隔离区应该能够稳定平安，他鼓励道：“卫东，你要二十四小时保持手机畅通，我已经给蔡恒下了死命令，要在人、财、物、医疗上给予最充分的保证。”

第十章 侯卫东被传收受巨额贿赂 /271

许庆蓉默默起身，将办公室门关掉，走回来，低声道：“侯市长，有些话不知当说不当说，说了不太好，不说心里总是堵得慌。”

侯卫东放下茶，道：“你说，有什么不能说。”

许庆蓉字斟句酌地道：“这十来天，外面传了许多怪话，说是侯市长和我一起，假公济私，将防非期间所有的药品、药具生意都交给了蒋大力。蒋大力是你的同班同寝室同学，联手借‘非典’捞钱，发国难财。”

第一章

侯氏双杰——侯卫东和侯海洋的相逢

广交会初识“非典”

2003年4月1日，岭西省，沙州市。

沙州市组织企业参加广交会有多年历史，作为内陆城市，交通不便，招商引资难度很大，自然不会放弃任何机会。

在飞机上，沙州市副市长侯卫东专注地看着广交会近期排期表，突然扭头问了一句：“为什么广交会安排在4月和11月？”

沙州市驻广州办事处主任廖沙以前是市经委办公室主任，在广州工作数年，服饰、语言甚至长相都“广”化了。他参加过数次展会，熟悉情况，侯卫东的问题没有难住他，脱口而出：“有几个原因：一是4月到5月间，10月到11月间，广州平均气温20多度，不冷不热，正舒服。当年无空调设备，只有风扇，20度气温是办展会的最佳时间。二是我国早年出口商品大部分属农副产品，季节性强，适宜在春、秋两季及时成交。三是海外客户特别是中小客户认为一年两次的订货，对于销售、仓储、资金周转都是恰当的，乐意接受。”

侯卫东将排期表放下，道：“我们参加广交会，既要做生意，更要

学习别人的理念。我们如果将来要办展会，就不能仅仅图着我们自己方便，更要考虑客户需求。”

廖沙顺嘴恭维道：“侯市长真是高屋建瓴，从小事情看出了大问题。我们沙州很多企业家目光短浅，始终走不出沙州。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能走出沙州的企业家都有几把刷子。”

“听说在展会期间，酒店很不好订？”

廖沙道：“广州酒店业的交易会依存度已达到30%，很多酒店每年客房总收益中有近三成就在短短半个月产生，从某种程度来说，酒店吃粥还是吃饭就要看广交会。办事处经营的巴山夜雨饭店也跟着广交会沾光，今年客房预订得不错，如果不是闹‘非典’，巴山夜雨饭店早就预定一空。”作为沙州驻广州办事处主任，他待人接物时特别讲究，凡是与商人接触，他就用正处级干部的身份，与正处级以上官员接触，他就是酒店老总。摆正位置以后，如鱼得水，逍遥自在。

侯卫东紧了紧眉毛，道：“‘非典’？我听说过，还在闹？”

“前一阵子香港闹得凶，现在应该控制住了。这么大的广交会，不会因为闹点传染病就停了。”廖沙眨了眨眼睛，笑道，“侯市长，有七八个在广州的沙州老板听说你要来，欢欣鼓舞，晚上在饭店给您接风。”

与沙州籍企业家接触，也是侯卫东到广州的一个任务，见廖沙已经替自己安排妥当，暗道：“都说廖沙是个眼眨眉毛动的角色，果然不假。此人没有什么后台，能在这个位置坐得稳当，也算是得。”

下飞机时，廖沙陪着侯卫东坐上办事处的奥迪车，其他人员则上了九座商务车。

侯卫东隔着玻璃窗，欣赏南国大城街景。小车没有行多远，他发现一个怪现象，街上不少行人戴着口罩，便问：“廖主任，广州空气不错，气温也适宜，怎么还有不少人要戴口罩，平时也这样吗？”

廖沙道：“这就是‘非典’恐惧症，闹一阵，没有什么大问题。”

侯卫东在出发前，与在广州工作的老同学蒋大力通过一次电话。蒋大力得知侯卫东要来，特意谈起“非典”，提醒侯卫东千万要注意防

范。侯卫东并没有将蒋大力的话记在心上，只认为他这个医药公司老总神经有些过敏，如今看到街道上有许多戴着口罩的匆匆行人，突然意识到问题并不是廖沙所说的那么轻描淡写。

巴山夜雨宾馆的十七层总是为沙州领导预留着几个套房，平常都不使用。一个月前，市委书记朱民生来广州就是住在最豪华的1701套房。

廖沙陪着侯卫东走进套房，道：“广州与沙州虽然都有州，可是经济水平差得老远。在广州，宾馆房间内部装修不行，就没有回头客。这间1701套房是巴山夜雨最好的套房，朱书记和宁市长都住过。”

侯卫东见到1701门牌，想着晏春平侦察来的情报，不禁暗自会心一笑。巴山夜雨最好的三间房是1701、1702、1703，据小道消息，一般副职都是住1702或是1703，主要领导才能住进1701。可是晏春平却得出一个结论：“只要是副职到了广州，一般都安排在1701。”那个传说中的小道消息是廖沙有意无意散布的烟幕弹，有了这个烟幕弹，住进1701的副职领导都会对廖沙的安排感到满意。若是有副职领导不愿意住进1701，他也能体会到廖沙的恭敬。

1701套房装修水平不错，与岭西金星大酒店风格接近，侯卫东很有宾至如归的感觉。

进屋后，他来到窗前，居高临下，欣赏南国大城之美景。

巴山夜雨宾馆位于白云山山脚，白云山是南粤名山，主峰三百多米，峰峦重叠，溪涧纵横，虽然今天没有下雨，山间仍然白云缭绕。如画般的风景扑入眼帘，侯卫东身心顿觉清爽，道：“廖主任好福气，每天都在看风景。”

廖沙苦笑道：“市里下的招商引资任务太重，我每天都在抠脑壳，完不成市里下达的任务，再美的风景都入不了眼。”

沙州在北京、广州、上海等大城市都有办事处，这几年，搞得最红火的办事处就数广州办事处。广州办事处招商引资的任务完成得最好，同时经营了一家赚钱的酒店，南去的沙州领导有了舒服安逸的落脚处，上上下下对廖沙的评价都不错。在沙州工作时，廖沙原本是不起眼的正科级干部，此时渐渐进入了沙州市级领导的视线之中。

聊了几句，廖沙注意到侯卫东谈兴不高，服务员送来水果以后，他就退了出去。

面对着白云山的淡淡薄雾，侯卫东给老同学蒋大力打了电话：“光头，我到了广州，在巴山夜雨。”

蒋大力刚刚过完安检，道：“你不早说，我正要回岭西，过了安检，在候机厅里。我给你说过，这个时间别来广州，惹上‘非典’就要神厌鬼憎。”

“那你到岭西做什么？”

“自然是寻找商机，我采购了一大批温度计、十六层的口罩，等到岭西爆发‘非典’，我就可以大赚一笔。”

侯卫东道：“真是奸商啊，居然盼望着岭西也有‘非典’。”

“哈哈，那我换个说法，我是为岭西组织一批药品，随时准备为人民服务。”蒋大力站在候机厅的角落里，笑道，“这一种说法就是官话，和刚才的说法在本质上一模一样。”

与老同学聊了几句，侯卫东心情渐渐好转，道：“在岭西准备待多久，我带队检查完参展组的准备工作，就要到省委党校去学习，到时我们哥俩好好喝几杯。”

蒋大力道：“好，我等着你，前提是‘非典’还没有传到岭西，若是传过来，我可忙得很，没有时间和你喝酒。”

放下电话，侯卫东坐在窗边看外面的风景。

下午六点，廖沙过来请侯卫东参加晚宴。

晚宴安排在酒店最大的包间，一张大桌子能坐二十四人，中间是一盆怒放的鲜花，桌面在电力作用下缓缓移动。廖沙在前面带路，他穿了一件立领衬衫，头发短得贴紧头皮，模样和气质都不像政府官员，更接近一个久走江湖的商人。

在岭西，官场和商场有着相同的文化基因，商人和官员行为模式颇为相似，廖沙脚踩商场和官场，角色转换并无难度，如鱼得水。

包间十来个客人都与侯卫东认识。

沙州作为内陆城市，深患资金饥渴症，千方百计拉本地老板回家乡

投资。有些县市做法更加极端，公开要求领导们都要交几个老板朋友，以达到招商引资的目的。侯卫东作为分管工业的副市长，经常代表市政府与这些老板接触，关系不错。

而这些在广东发展的老板聪明得很，身在广州，不忘家乡，通过各种渠道与家乡领导建立了紧密联系。老板们有钱，但是仍然需要政府的扶助和领导的关爱，否则有些事情还不太好办。与地方官员搞好关系，在家乡就有了照应，好处多多，否则遇上事便寸步难行。

侯卫东依次与十来个客人握手时，两个女人跨出电梯，向包间走了过来。其中一人是广州办事处朱文清，她挽着李晶的胳膊，亲热地道：

“李总，侯市长第一次到广州，你无论如何也得参加。要不然一群大老爷们儿聚在一起，多无聊。”

“这些大老爷们儿都是香饽饽，还怕没有女人。”李晶看着表，又道，“我十二点的飞机。”

朱文清道：“现在才六点，还早呢。没有李总在场，几个臭男人在一起真没有啥意思。侯市长坐镇，他们可不敢找小姐。”说到这里，她想起了什么，纤纤细手捂嘴，吃吃地笑。

李晶表面上镇定，实质上心里早已“怦怦”狂跳。

广州和沙州在字面上只有一个字不同，可是差一个字，就意味着一千六百多公里的距离。这是人为制造的距离，有效地维护了她的人身自由，没有让自己可悲地陷于一场感情之中。可是，那个男人已经进入了她的内心，距离保证了自由，却隔不断相思。她如今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在高楼顶上散步，再泡上一杯益杨上青林的明前茶，袅袅升起的热气总有家乡的气味和他的味道。

今天，他来到了广州。

朱文清根本没有发现李晶内心深处的波澜，道：“在沙州市领导之中，他是最帅的，至少身材没有走形，还没有小肚子。每次看到有些中年男人隆起的肚皮特别像怀孕女人，我就有呕吐的欲望。”

两人说笑着走出电梯，李晶想着即将见到侯卫东，一时之间有些痴了，根本没有听清楚朱文清说了些什么。

廖沙并不知道侯卫东与李晶早就认识，他对“男女搭配工作不累”的办公室名言有着极其深刻的了解，凡是领导到巴山夜雨，他总是千方百计要弄几个漂亮女士到场调剂气氛。侯卫东分管工业，请漂亮的女企业家李晶参加最为合适。下午，他从侯卫东房间退出来以后，就让朱文清联系李晶，看能不能邀请李晶参加晚宴。结果运气很好，李晶从香港来到广州，正好在和朱文清喝茶。

廖沙看到推门而入的朱文清，笑道：“侯市长，今天请来了一位巾帼英雄。这位是办事处的小朱，我说的是精工集团董事长李晶。”

侯卫东闻言抬头，正与李晶目光相对。他敏感地发现李晶与以前相比又有了新变化，在他心目中，李晶性感大方中带着些妖娆，此刻映入眼帘的是一位仪态端庄、落落大方、风姿绰约，很有国际范儿的李晶。

李晶道：“侯市长，没有想到在广州又见面了。”朱文清夸张地道：“李总，原来你认识侯市长，还瞒着不说，是不是有什么名堂？”

侯卫东将目光从李晶身上移开，指了指在座诸人笑道：“我是分管企业的副市长，若是不熟悉在座的沙州企业家，那才是失职。”

廖沙很有风度地接过李晶脱下来的外套，又引导着李晶走到侯卫东身边，道：“刚才侯市长问，这个空位是留给谁的，我向领导报告，这个位置肯定要留给沙州最漂亮的女企业家。”

李晶落落大方地坐在侯卫东身旁，道：“现在这边闹‘非典’，你最好别去人多的地方。”

在座之人都在说说笑笑，没有人注意李晶这一句话。这些人都是身家不菲的老板，关系网复杂，接到廖沙邀请，都是如约而至，但是他们每个人都有一条或几条更深的关系和背景，对侯卫东的尊敬确实是发自内心，却没有到仰其鼻息的程度。也正因为如此，酒席上大家神情轻松，有说有笑，气氛融洽。

廖沙距离侯卫东最近，他清楚地听到了李晶这句话，顿时有一种异样的感觉，暗道：“李晶从来没有说过认识侯卫东，侯卫东也没有提起李晶，但凭着这一句话，他们两人绝对是旧识，而且关系不浅。这些当官的，在人前都是冠冕堂皇，其实一肚子花花肠子。”

“李总，今天喝点酒，这是从法国直接进口的原装葡萄酒，不是国内灌装。”廖沙认定侯卫东与李晶有旧情，因此特别殷勤地招呼着李晶。

李晶婉拒道：“身体不舒服，谢谢。”在酒宴半途，她特意去了一趟卫生间，对着镜子仔细看自己的容貌，镜中之人相貌依旧，眼角也没有鱼尾。可是，她清楚地看到镜中人多了富贵，青春气息却一点一滴分分秒秒在减少。叹息数声以后，她在卫生间里给侯卫东发了一条短信：“饭后，我开车在楼下接你。”

酒宴在热闹轻松的气氛中结束，散席之时，廖沙按照沙州习惯，单独询问侯卫东：“侯市长，去不去吼两嗓子？”

侯卫东用眼睛余光看了看李晶，道：“不必。”他只是说了简单的两个字，没有向廖沙说理由。

廖沙接待过沙州绝大多数市级领导，这些领导在沙州很威严，离开自己的地盘，到了远方大城市后普遍会变得和蔼可亲。唯独侯卫东隐隐透露着一些令人觉得不敢轻慢的气度，他原本想请侯卫东唱唱歌，做做按摩，此时就将想法留在肚子里。

侯卫东回到房间，稍稍坐了一会儿，手机响了起来，将手机放在耳边，传来了李晶温柔的声音：“我的车停在门口，黑色的奥迪，就是你用的那一款。”

听着熟悉的声音，侯卫东脑中突然浮现出在益杨县青林镇粮站会面的场景。十年前的往事历历在目，他仍然能清晰地记起无数细节，仿佛那些年那些事就在昨天。在出门时，他又略有不安，自己带队来参加广交会，第一天晚上就和李晶约会，是不是太过荒唐。略为犹豫，他还是抓紧时间进行洗漱。

坐电梯往下时，中途上来一对情侣模样的年轻人。年轻女子衣领开口很低，露出深深的乳沟，双腿细长，身材颇佳。她将头靠在男友肩上，说着侯卫东听不懂的粤语。侯卫东以前并不觉得粤语好听，此时此刻听着年轻女子用粤语说情话，如唱歌一样婉转，他没来由就喜欢上了粤语调子。

出了宾馆旋转门，一辆黑色奥迪车悄无声息地滑过来，车窗滑下，

李晶招了招手。

等到侯卫东上车，李晶紧闭嘴巴不说话，专注看着前方。侯卫东用探询的口气道：“你怎么也在广州？”

李晶仍然没有说话。

小车开出宾馆，行了一段后，停在了路旁。李晶抚着方向盘安静两秒钟，然后转身扑向侯卫东，她闭着眼，深情地将火热温润的嘴唇印在了侯卫东嘴唇上。

深深的亲吻，饱含着李晶的所有渴望。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她抬起了头，道：“很高兴，今天遇到你。”此时，她不再是精工集团董事长，而是一名需要爱的单纯女子。

侯卫东被搂得差点憋了气，等到李晶松开嘴唇时，禁不住做了一个长长的深呼吸，道：“你没有变，还和以前一样有魅力。”

热吻之后，双方之间存在的微妙隔阂被一扫而空。李晶脸色红润，神采飞扬，道：“猴子，你还是原来的那个味。”

侯卫东笑道：“我就算是孙悟空，有七十二变，这种时候也得变回真身。”

精工集团广州公司仍然和岭西公司一样，在公司附近为李晶设有住房，而且室内装修都和岭西住房风格一样。进了门，李晶用脚后跟将防盗门关上，飞身又扑进侯卫东怀中。

在巴山夜雨饭店里，侯卫东内心还存有疑虑和不安，此时此刻，拥抱着这一具充满着热力的身体，他完全融入李晶的温柔怀抱之中。

李晶用牙齿咬着侯卫东耳朵，喃喃地道：“猴子，好想你啊，你想我吗？”在晚宴时她显得成熟稳健，此时她将应酬时的伪装去掉，显得既妩媚又温柔，既漂亮又性感。

当年，李晶这一朵鲜花是为了权力和金钱而开放，如今，经过无数次蜕变，当年的丑小鸭成为精工集团董事长。有实力才获得自由，她再也不会为了生存而向男人献媚，此时的她如完全盛开的鲜艳玫瑰花，独自为爱人开放。

一阵手机响动打扰了两人的热拥，侯卫东伸手拿过手机，见是陌生

号码，没有理睬。李晶道：“把手机关了。”侯卫东道：“有纪律，手机必须二十四小时开机，我把它调成振动。”

李晶没有再提手机事，她脸颊已经滚烫一片，妩媚地道：“我先去洗澡，你再去。”

侯卫东将手机放回茶桌，道：“一起吧。”

李晶摇头道：“不，最美好的一刻要留在床上。”

洗完澡，在床上等候侯卫东时，李晶用平静的声音给秘书打了电话：“今天我有急事，晚上十二点不能乘机，改乘明天早上七点那一趟班机。我不管有没有机票，明天早上一定要走，你必须想办法。”

侯卫东赤身走出卫生间，身体充满雄性的激情。他跨上床，揭开了那一层薄薄的毛巾，一具玲珑剔透的饱满身体出现在眼前。李晶静静地看着心爱的男人，全身皮肤战栗着准备迎接那只有魔法的手。

即将到达高潮之时，李晶在侯卫东耳边低语，道：“别射在外面，我在安全期。”她如八爪鱼般紧紧搂着侯卫东，身体用力地迎合着越来越强的冲击。

高潮结束以后，李晶平躺在床上，额头上布满均匀细密的汗珠。她爱怜地看着闭目休息的英俊爱人，右手拿起枕头塞在屁股下面，这是一个有利于怀孕的小方法，通过改变体位，能够增加受精概率。她是悄悄使用这个小办法，没有让侯卫东发现。

休息一会儿，侯卫东睁开眼睛。李晶温柔地将头枕在侯卫东臂弯，道：“这十年你也辛苦，从上青林的驻村干部，下山到青林镇当副镇长，再到县里和市里，每步都不容易。”

“我是在体制内，毕竟有规矩可行，一步一步往上走就行。你是空手套白狼，从无到有，从有到大，了不起，我是真心的。”

李晶轻轻吻了吻侯卫东的额头，道：“我们别互相吹捧了，一句话，大家能走到今天都不容易。你前一阵子在沙州搞国企改革，这是捅马蜂窝，肯定背了不少骂名。”

侯卫东惊奇地道：“你现在很少回岭西，沙州的事，你怎么知道得这么清楚？”

“精工集团很大一部分业务放在岭西，我必须关心岭西的发展，否则就是盲人骑瞎马，肯定要吃亏。《沙州日报》和《岭西日报》是党报，一般人不喜欢看，认为假大空，其实这两份党报的信息量相当大，而且非常准确，只是大部分人看不出门道。这两份报纸我是每期必看，你的情况报纸上写得清清楚楚。”李晶这话是半真半假，她看这两份报纸，主要原因一是了解岭西和沙州的发展，而另一个主要原因是她希望能在报纸上看到侯卫东。特别是《沙州日报》，如果接连好几期都没有侯卫东的消息，她的心里就空落落的。

侯卫东从李晶眼中看到一些熟悉的意境，这种意境，再次让他回到几年前在益杨县艰苦奋斗的青春时光。他握着李晶的手，道：“我记得你平时都在香港，今天怎么到广州，是特意来看我，还是遇上的？”

“我原本准备在晚上十二点乘飞机，要出去一趟，有点生意上的事要解决。听说你要来，改乘明天一早的飞机。”李晶没有多谈自己的事，叮嘱道：“你别在广州待久了，这边闹‘非典’。”

“‘非典’有这么厉害吗？我看到街上不少人都戴着口罩。”

李晶坐了起来，道：“我先说几件事，你就了解‘非典’的厉害。香港‘非典’接近五百例了，位于九龙牛头角的淘大花园被隔离。所有进入台湾的旅客必须填写通报单，确认是否有发烧、咳嗽等症状。香港卫生署宣布‘非典’列入了《检疫及防疫条例》。”她担心侯卫东的安危，详细地讲解了“非典”的情况。

侯卫东起初不在意，听到后面，表情严肃起来。他和李晶不一样，李晶只是担心个人安危，他作为沙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还想着沙州全市四百多万人的安危。

侯卫东道：“在岭西，大家对‘非典’认识不足，包括领导们都没有重视这事，说不定要吃大亏。”他这时想起蒋大力所说的话，暗自佩服商人的嗅觉。

聊了一会儿“非典”，侯卫东道：“在生意上有什么打算？我觉得精工集团根基还得在岭西。”

李晶道：“几年前，你曾经劝我搞煤矿，当时没有听你的建议，后

来算是吃了亏，看来你的眼光更准一些。精工集团前阶段是由土转洋，下一阶段还得由洋转土。这一两年我们已经在进军资源类产业，总经理吴兴彬主要任务是在岭西收购矿山。”

侯卫东对沙州工业很熟悉，在他的印象中，精工集团在沙州并没有大手笔，道：“吴兴彬在沙州没有多少活动，至少我很少见到他。”

李晶道：“在岭西搞资源型企业，沙州不算最好，我们重点在多山的茂东和茂云，目前进入了茂云。”

在岭西，茂东市和茂云市都处于重重大山之中，资源丰富，沙州市所辖成津县也位于大山之中，勉强算是资源大市，可是比起两茂地区来说又稍有不足。祝焱是茂云市委书记，有了祝梅这层关系，李晶的公司进入茂云肯定是一帆风顺。多年前布的局到今天终于发挥了巨大作用，想到这一点，他不禁对眼前的美丽女子高看一眼。

早上，李晶起得很早，她在卫生间照了镜子，见自己面色粉红娇嫩，似乎年轻了好几岁，微微有些心酸。来到床前，看着如婴儿般熟睡的侯卫东，几颗泪珠悄无声息地落在了床上，她在心里道：“我爱你，卫东。我爱你，疯子。希望这一次能圆我的梦，也希望有重逢的机会。”

侯卫东醒来以后，没有见到枕边人。他走到客厅，见到李晶戴着围裙端坐在桌前，看着桌上的稀饭和馒头发愣，便打招呼道：“起得这么早。”

李晶将满腹心事藏了起来，展颜笑道：“我还得坐飞机，当然要起得早一些。”

出门之时，李晶紧紧拥抱着侯卫东，亲吻着对方脸上的每一块皮肤，弄得侯卫东也开始伤感。

两人一起走到院外，李晶站在院门口的精工集团小车前，故作潇洒地道：“你别送我了，我自己到空港。”

此时，侯卫东意外地看到了李晶眼角微微而起的鱼尾纹。这道鱼尾纹在房间里并不明显，此时阳光照在脸上，平素不显眼的鱼尾纹便若隐若现了。他想说点什么，又说不出口，道：“我开车送你，等会儿回来把车交给公司里的人。”